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一

武十七王

百蕭

子顯

撰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鄉音
 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具阮淑媛生
 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
 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
 宰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

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
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不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
調怕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
使人旣非詳慎勲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
族排輕斥運脅逼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群曹開亭正
檣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糴值今夕酒諧肉

飲即許附中

欽

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首微闕總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
其稅絲轉積醵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釐雖復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訾少爲欺猾入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
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
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
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
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二年脫得省者息
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輒安封聞
喜縣台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
蘇郡閣下有虞翻奮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
西邨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
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
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篔而已建元二年穆如
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
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
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
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

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堰可用十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

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禡氣夫國資於

三十一
南齊書二十一
五
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
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
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
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
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
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
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
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
之以威反然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
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
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在
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詐
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
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俎言充積牢戶
暑時鬱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
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
未及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豈明載遠書

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
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疆如聞
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
淫邊虞方重交州復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絀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
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
定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

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刻楮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
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殿陛廣殿稠人裁奉
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生目亟見地孽
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嗷
縑纈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
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

使其人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園桑品屋以
准貲課致令斬樹發尾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
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母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
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
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
泉鑄歲遠類多前朝散江東大錢十不在公家
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丁七百猶未請鑿

地種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
貧會非禾女積縱令小民母嬰困苦且錢帛相半
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是煩他邑
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
農收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
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者扶淮聚
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温飽而賦斂多少

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賞許以賈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促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管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

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閔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於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充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郎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

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
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
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
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嚙議
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
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
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
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
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

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
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瞻陛
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
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
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
廉察相繼被以小罪非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
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
知失得廊廟之士豈聞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
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

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射雉子良諫曰勿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
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
度陛下以信也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
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
乃以翺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
體彼我無異故禮之矣夫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
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

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
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
此果報所以日夜勸懃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
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
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
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
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
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
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

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受
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
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
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
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
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
厭倦以此終致盛名晉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
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

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嚴
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管如故尋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
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
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
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
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聞

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皆懼日僚皆已變服
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
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
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
小悉與諱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
良妃表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
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
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
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傳至山陵不許進位太

傳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
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
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
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夢時
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
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
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
德前王令與追遠尊親洽情所隆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履正神鑒淵邈道
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
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陞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
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
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
逝哀慕摧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期
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
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

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轟縣輜輶車前後部羽葆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
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并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并
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
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并焉所
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
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

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

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鬱林初爲右衛
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
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
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
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
宮晉安王寶具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任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
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鑿煮藥都水辦數
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

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
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
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荅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
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
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
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
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
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

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
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
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未決之時胡
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法須昏人出寅等
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
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
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
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爲
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書告御刀

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麴勝中得其
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
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
子周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
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
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

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
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
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
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
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
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鎧亦是銀可即壞
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
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
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
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
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
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
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璽代之子卿還第至崩
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

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
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
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
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怙騎
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
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
子同永明二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

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
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
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
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悖睦之風實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
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

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
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
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
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
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
啓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
見勅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
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
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以降

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
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
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
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
人檢捕羣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
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
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
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

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日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諱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官旨便建旗入津

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先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賜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祭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

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
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
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山疑
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
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
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蚡子響識懷靡靡樹見
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
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報矢倒戈歸
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

竟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虜愴
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昔兩臣纒身結於
明時一主議加於盛世積歎周之爲美歷史不
必去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蚡氏使得安兆末
郊旋窆餘麓微列草藉之容薄申封樹之
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
皇枝偏留友睦以巨綱別未安子響言承出
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琰
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

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其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為特節監南兖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四年進號右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奏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為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鄉音為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制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

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興春秋例死三十卷奏之
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相府州事十年入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二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車十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衣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

達時爲征虜屯襄陽笏背取以爲將帥顯達
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
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
俠轂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
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
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
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
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
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

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
阮報缺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
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
與瑤之先龍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
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沂流下上至夜回下襲
益城城局參軍樂音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
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
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
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孟遠都必無過憂政當

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
稍沮中兵參軍子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
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
叔業遣軍主徐文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
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
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
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
比運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
爲宜備不可暫懈今秋大羊輩越逸者其

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
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
應接運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
覓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來覘糧食
最為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
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即
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
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
繼宗設公愍心至鎮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

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
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
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
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
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
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
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皇清九年刊
卷之二
二五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腹侯
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
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
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

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
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
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兒
見憚故與鄱陽王繒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
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
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
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

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
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為持節都督郢
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
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
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為持節
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

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
為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
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
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為右
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
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
誅蕭繹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謀同謀見
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

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曰
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
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兖充徐青冀五州
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
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
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
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
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

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
與中書舍人其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
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
人茹法亮殺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
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
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荅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
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

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垂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
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
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曰長大永泰
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
建中凡三誅諸王母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
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
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
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
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王新禽之道未知富厚之

圖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曾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

財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
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
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温良
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
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
盛寵南郡南康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

臣蕭

子顯

撰

周顥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
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
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
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
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

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
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後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
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
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
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
經波傳懷樹觀以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
反折復懸鳥表至三荒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

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
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
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
川摠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
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
回混浩瀆巖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掄
江轟撞則八紘摧隕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
以舉波瀾音郭天地而為勢濤音盪澤音洽
來往相幸音合汨音突澌音澌空音於峯音於石成窟西

寒
百
一
幾

此礮五感五浪低波落若交若光若折

嶺挫峯窄浪破崩山相合萬里若藹藹

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蓋獸門象逸魚路

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竟却瞻無後向望行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踈浪風倒摧

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鬱若飛煙奔雲以

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平夜

蒲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

幽暖岫戶益普盪九天相掩玉地交氛汪汪橫橫音

沉沉干浩浩音淬音清天人之表決於蕩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隕

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雲中春飛霜暑

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

產魚則何懼音鱗音鮪音非魚音鱓音鱠音哄

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

噦於噫於流雨而揚雲喬體壯脊架岳而飛墳

挺音動崩五山之勢簡踰音煥七曜之文音蟠音

瑁蚌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

南齊書卷二十一 三

冰景登春伏鱗清綵昇鮪洗文若乃春代秋
緒歲去欽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
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膏落輕
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砥結去遠抵藥木以激揚浪
相礪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
清蓮代金盃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
艫雜軸遊舶交艘欽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
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颯越湯谷以逐景渡

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
隼飛而未半鯤龍趨貪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
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
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
渚陶立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瀟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
無陰照天定於鯨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
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

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
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
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暹日以飛柯
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
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隄於陬倉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
路糝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
洲礫去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

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
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重
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
岫珣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
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漬漬浴干日月淹
滅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
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

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
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
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
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
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喏者幾於上善且信哉其
為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
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但悵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
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
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徽
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
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

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
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劭戰死祠曹議
上應哭劭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
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
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
表解職為安成一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
王友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
為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為南陽
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

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
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
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
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人與吏部尚書王
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

三百二十四
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頹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豈能山海陋祿甲融隄累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
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
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
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
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三印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
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
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其爲
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
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
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旣畢

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
搗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
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髡謂之曰革帶太急
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世問融
住在何處融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
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
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

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
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白終不言方搖食貨
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眾端公事融袂入拜起復為有司所奏見原
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既且令坐罪
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音陵王子良
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

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
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
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為贍
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
良薨死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
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斬傳
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
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
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

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
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
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
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
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
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
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

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
銅爲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交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
竒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
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
世孫也祖虎頭貞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
族祖郎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
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
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
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
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
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
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
遠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
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顥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
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
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

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清瀆爾亦有
摧臂斫手苟自殘。落敗備貼子權赴急難。無至
滂使發動。遵赴常從。輒有相杖被綠稽顙。階垂
泣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勸當
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
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
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以百戶
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洞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遂為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顯還正真郎始與王前軍訟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顯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
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
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
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
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
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
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

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
 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顯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
 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
 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顯書玄圃茅齋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顯換之顯笑而答
 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顯虛席
 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
 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分員實欲終日
 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顯
 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萸文
 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
 顯卿精進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

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
故大學諸生莫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
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
食蚌蠓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崐曰鮓之就脯驟
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
誤至於車螯蚌蠓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礦殼
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
馨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

實音陵王子良見崐議大怒省兒點亦適節
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文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害之
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
脩仍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
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已為懷
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
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
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外
 跪薄易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挨
 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塗
 若亡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
 形未息則往一來一生一死欽常事雜報
 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斟在家日多吾儕信
 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具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鳥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
 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雍癡迷沈
 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
 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王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

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贛心崔琰
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
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
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竒偉
之稱則虞翻陸續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
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
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東陽王暕之傳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褚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負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變爲郢州晏爲安西
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
室詔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益
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
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詔議領記室從還都遷
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
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
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跡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
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
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
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
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玉山疑尚
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為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為吏部尚書
領太子右衛率絳以舊恩見寵時令王儉雖貴
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
官議論上欲依王道誼為文獻晏啓上曰道守乃
得此論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
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

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
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
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
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
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
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
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
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
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

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
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
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
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
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
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
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
之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而女能

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
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息女爲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去當大貴與賓
客語好屏人請間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
之意僞人鮮于文祭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
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
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
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
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問閭凡伍少無持操階

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路疵
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
觸情多端故以兩官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內
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
汪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
運集艱難臣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
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
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
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數亡命回惡

相濟劔客成群弟詔以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
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十朝鮮于文絜備告女謀
朕以信必由中義無由貳推誠委任覲能核改
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
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
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
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
爲戮况無君之心旣彰陵土之迹斯著此而可
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

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北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為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縝為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湛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負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湛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湛於太祖為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湛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為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
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為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為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
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

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
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母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
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
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
諫帝既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造進乃
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
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
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

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蕭諶作堰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為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

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飯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出詔曰蕭蕭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求明之

季曲頒恩紀懋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
遇兼隆內揔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
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
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
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疑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
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
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謀衛互爲
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效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
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後

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
義沉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
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
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
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
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
行車前導四平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
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
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

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
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
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
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
使誅誕東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
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
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
州圍還同伏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

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
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
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
閣以懃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
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
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
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於宮
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

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
附高宗密為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
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
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詵及坦之定
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
處分詵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頴基遷都尉詵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
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詵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
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詵遽遽明日遂廢帝坦
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
邑為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進爵侯增邑為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
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
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
泰元年為侍中領軍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
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祐

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且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癡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

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出負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亦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南府儀同三司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徒右長史柘姑為景皇帝后少為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

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瀟陽令竟陵王
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為吳興以祐為郡
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
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
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
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
祐為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
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脚上有赤誌
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三日壽太守王洪範

能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
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
竊發祐誅息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
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為宣城王大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
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

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
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
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
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
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
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
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詔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自帖敕時呼爲六
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
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
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煮臍帳下詔暄暄曰且已煮我鷄不煩復此寶
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
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
自以年長屬當鼎新命微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

難保勸拓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
至不肯同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拓謀帝處分收拓兄弟
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
異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
拓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勳
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以刀環築其心
曰復能奪我封否拓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

為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
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
居喪早卒有子廞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
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拓若在我當復能騎
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
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拓衛將軍暄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
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
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
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
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
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
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其言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
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庶及興異論終用乖疑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二

江斡

臣蕭子顯撰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斡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為太祖所殺斡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

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
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
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
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賞留連
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數庶
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
及累居內官每以待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
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
遣褚淵為衛軍重數為人先通音意引為長史

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子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
部郎太祖即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
未廢温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
恣為從祖濔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
之文近世緣情皆由八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
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
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
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數小兒繼孫為孫尚書參

三百世
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
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
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
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
世祖遣信檢覈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
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治郡此便是
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
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敷好
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

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
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
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敷今
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
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外其名位愚謂以
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啓
吾爲其臯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
此回換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
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
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
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
禧啓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終以
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
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父佟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

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
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
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
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加
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
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
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
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微之間政

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
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
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
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
見不假闕曲言也一論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
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
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
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

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慙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歷腸
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
籍歸靈舊坐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
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
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

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
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
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
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
忠孝行悖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
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以一清識
飲涕王每求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
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

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
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
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
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
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
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且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
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寃
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
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
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
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
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
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
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

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曹屬中書郎王儉衛
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
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
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
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
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
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
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

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為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微宋太常父金深先祿大夫瀹四兄颺肱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為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攸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為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眾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為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為中軍引為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訐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捕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

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訐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齊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鵠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去其當有意音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

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
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
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之曰身
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
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肫在吳興論啓公齊稽晚
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
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
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
夫謚簡子初兄肫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肫

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
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
肫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瀹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
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
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立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
實有微慤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誰當勩力旣自誓輕命不復以塵驥爲疑正以
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
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
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
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
權其輕重寧守福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
若抵膺所忝三公不足爲忝犯忤之後九泉未
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
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
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
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
仰斯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
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
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頌

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
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
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
敗故得無他思遠清慎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
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
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
猶今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
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

既誅晏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
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
思遠與顧暲之友善暲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兒子經卹甚至暲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
初舉秀才歷官府閤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兼
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
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
微永元中為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
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
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
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徐孝嗣

沈文季

臣蕭

子顯

撰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
聿之著作郎立爲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
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
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
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

不著鞅召治書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三兩拜駙
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
參軍安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奎會見臧
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臧退語舍曰徐郎是
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
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
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為世子庶子建
元初國除出為晉陵太守還為太子中庶子領
長水校尉未拜為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

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
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充
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
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
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
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
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

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
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
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
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
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
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
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
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

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
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
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
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
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
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為公增封二千戶給
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
特詔與陳顯達三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
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為令民情物望

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
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
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書臥齊北壁下夏兩
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馬起聞壁有聲行數步
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
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衮職
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
獲命正當角巾立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其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墻里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為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

餽運近廢良時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
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
善商肥確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
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
所宜彼人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
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
培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
牛臺諱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
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蠲其權其所饒
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
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
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
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
敢諫諍及江柘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
安王遙光反衆情違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羣
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
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
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淮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

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
 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
 有此懷終不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
 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
 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
 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
 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
 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傳二十五卷八人
 宋本之佚此章乃
 傳三十五卷之章
 不景明人誤行補
 刊也
 殿本缺

山開館聚徒受業者日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
 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
 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
 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
 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
 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
 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
 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
 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

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八陋野無伏
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
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
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
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負外郎
劉思効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

秘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
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
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祖東曹掾遷中書郎
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
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
司馬赭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
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

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
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
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
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
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
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
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
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
之先爲景和衛使殺慶之至晉是文季收殺攸之
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
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
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
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
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
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
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云
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
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
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
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
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
會文季與淵立喜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
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

章王羨又解之曰此姑當不換仲容之德淵顏
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
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
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
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
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
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
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相誑惑三年
夕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

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聰棄縣走
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
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
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立
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
孔矜王萬歲張聯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
未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
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異具遣隊主張
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
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
官民下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
暨今陵琚之並逃走餘抗今樂琰戰敗乃奔是
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為天子
宮縣解為太子宫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
人柯隆為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鉅
數千口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
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
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

南齊書傳五
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
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
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垂虛可龍襲泓至浦陽江郡
承張思祖遣浹口太守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
在樂遊苑間寓之賊謂豫章王起曰宋明初九
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
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
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
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

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
削爵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
震肅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
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群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
殄要斲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
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
蕭闡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
百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
臺室赤奮果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晉自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匿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揔任是尸洎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

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箠及彈棊箠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

三百二十四
為府降昌元年復為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
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
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
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
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
書令王晏常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
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
城固守數遣經兵相抄擊明帝以為憂詔文季

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
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
為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
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
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
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
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
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
慮欲與文季給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

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荅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未為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為中書郎永明初歷大尉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友學華選以昭略為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為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嘗酒酣與謝瀹善欽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以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及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

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
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
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
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
戎韓浩棗祇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
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
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
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
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代達治言之已詳江左
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
懼等松芻縣丘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泮水轉漕
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合有教之粟流馬木牛尚深
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
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
石橫開漕比輔車相資易以待商孝嗣當是境
之辰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
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晉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
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